



2025年的春天,当我们站在浩荡的东风中回望,会发现乌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艰苦创业史。

67年前的1958年,伴随着共和国工业建设的号角,“万人上山夺煤大会战”的隆隆炮声,惊醒了黄河两岸亘古沉默的土地。以勤劳勇敢的煤炭产业工人为代表的乌海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茫茫戈壁中白手起家、艰辛奋斗,用血汗和智慧在荒漠中建设起一座共和国的工业新城。

从乌达煤田、桌子山煤田的开发,到拉僧庙化工厂、西卓子山水泥厂的兴建,再到“六五四”小三线军工企业的成立,以及乌达发电厂、千里山钢铁厂的兴办,乌海的开发建设历程中,到处都有工业建设的痕迹。这些企业和单位,曾为乌海地区的繁荣和发展立下卓越功勋,有的至今仍是行业的中流砥柱,有的则已完成历史使命,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之中。

但无论如何,那些曾经见证着初代创业者战天斗地、艰辛奋斗的老建筑、老地方、旧厂房,乃至已经停用的生产设备……对于乌海人民仍然具有非常深刻的历史意义。因为它们不但是乌海这座城市工业发展的实物见证,是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寄托着人们的集体情感。它们默默地见证、无声地诉说着那些光辉岁月中的人和事,也提醒着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路。

探索与追忆:

藏在城市里的工业印记(二)

本报记者 韩建慧



“上游”火车头



原露天煤矿铁运段

60年代的“顶流”矿井:黄白茨平峒

在国家能源集团乌海能源黄白茨矿业公司矿区的东北角,有一处已经停用的老井口,时常迎来不同的人参观。到这里“打卡”的,有公司内退休多年的老矿工、老干部,也有新入职的青年男女,更有想要了解乌达矿区煤炭开发史的人们。其实,这井口的模样很寻常——井口牌楼就是普通的砖石水泥所筑,高约6米,宽约14米,正上方镶嵌着一枚五角星,下面镌刻着五个大字:“黄白茨平峒”。

这五个大字的两侧还有两组数字,分别刻着“1960”和“1964”。经过岁月的剥蚀,红色油漆已严重褪色,但仍能从中感受到庄严肃穆,令每一个到访过的人都记忆深刻。这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故事?还得从60多年前说起。

乌达地区多煤炭,早在清末就为人所知。对于乌达地区矿产的勘测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7年,西北煤田地质局644队完成了《乌达煤田地质勘探报告》,西北煤田地质局146队完成了《乌达煤田外围补充勘探报告》。这两份报告的问世,让人们确定,这片看起来荒芜苍凉、渺无人烟的土地下面,沉睡着共和国工业化建设急需的乌金宝藏。

1958年2月7日,中共地方国营乌达煤矿委员会成立;同年10月14日,中共乌达煤矿临时委员会成立;当时也正是新中国首批钢铁企业之一的包钢生产建设的关键时期,为满足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对煤炭能源的迫切需求和自治区西部群众生产生活的煤炭缺口,国家和自治区党委决定大力开发建设西北地区重要的焦煤基地。

就这样,伴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步伐,“万人上山夺煤大会战”的号角声吹响,包括黄白茨沟在内的乌达矿区,竖起了无数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其中一面旗帜,就飘扬在黄白茨沟。黄白茨沟位于乌达,与教子沟、顾家沟相邻,因生长黄柏刺而得名,这种植物耐旱严寒,生命力极强,开着黄白相间的花。黄白茨煤矿就建设在这里,它的前身是国营乌达地方煤矿(也称一矿)。1958年,从开滦、大同、鸡西、抚顺、包头等地调来的老工人、技术人员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与巴彦淖尔地区支援建设的民兵,组成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用最原始的嘴里叼着煤油灯、人推马拉的形式展开了“夺煤大战”。

黄白茨平峒的建设始于两年后。所谓平峒,就是从地表掘进的水平巷道,用于连接地表和矿体,是直通地面的出口。1960年2月,黄白茨平峒正式开工建设,工程历时四年,于1964年建成投入使用,平峒长度3300米,断面13.12平方米,洞口高约5米,宽约3.5米,占地面积约50平方米,年设计生产能力为60万吨。

黄白茨平峒是当时内蒙古自治区机

械化程度最高的矿井之一。在当时技术水平落后、施工条件差的情况下,建设者在艰苦的环境中能用四年时间建成矿井,付出的汗水和努力可想而知。黄白茨平峒的建成结束了马拉、人推煤的历史,代之以绞车提升、电机车运输,黄白茨煤矿从此进入了新的生产时期。到1966年,全矿的年生产能力就达到了75万吨。

黄白茨平峒,也见证着黄白茨煤矿发展的印记。许多曾经历过这段岁月的老矿工都曾回忆过那个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时代。曾在黄白茨煤矿工作过多年的郝世海就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时每逢国家重大节日、重要会议和重要活动,煤矿都会响应上级号召,开展夺高产、创水平活动,采掘队与采掘队、排与排、班与班、个人与个人之间开展劳动竞赛,比谁出煤多,比谁贡献大。矿领导、队领导与工人一样吃在井下、干在井下。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危险活冲在前面,经常加班加点。为了抢时间,多出煤,职工家属主动到矿职工食堂做饭,蒸馒头、包饺子,然后派人把饭送到井下,让矿工们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矿上对在劳动竞赛中评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召开大会进行表彰,戴红花,敲锣打鼓到队为劳动模范发奖状,一人受表彰,全家光荣,矿工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煤炭生产连创新高。1979年8月,黄白茨煤矿被国务院授予了‘全国先进企业’的光荣称号。”

服务了26年的黄白茨平峒,于1990年结束了历史使命。1990年2月,总投资10634万元,服务年限为52年,由原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亲笔题名的“黄白茨斜井”正式投产。它是黄白茨平峒的接替井,由原来的80万吨/年,提高到120万吨/年,采煤机械化程度达100%,安全生产设备和监控自动化达国内煤炭行业先进水平。黄白茨斜井的正式投产,也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标志着黄白茨煤矿生产经营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第六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里,黄白茨平峒和斜井均已上榜。

神华墨玉广场上的“上游”火车头

在神华墨玉广场、乌海煤炭博物馆外围园区内,编号为0360的火车头常常引来群众参观打卡。这台火车头其貌不扬,安静地陈列在一节铁轨上,车身已布满了斑驳的锈迹。

“00后”女孩刘梦溪记得第一次见到这火车头的经历。“10岁那年,神华墨玉广场建成,爷爷经常带着我来这里玩儿,忽然有一天,广场园区里多了一节火车头。”她回忆道,“爷爷围着那个铁车头转悠了好久,眼里满是怀念。他告诉我,这就是在中国铁路史上赫赫有名的0360蒸汽机车头。”

刘梦溪见到的这个火车头,长22米,宽3.5米,高4.2米,具有典型的蒸汽机车构造,包括锅炉、汽缸、活塞、连杆、车轮等关键部件。这些部件协同工作,实现了火车的行驶和制动等功能。蒸汽火车头依靠蒸汽产生动力,通过燃烧煤炭将水加热成蒸汽,再推动活塞运动,从而驱动车轮转动。这种看似简单的机械原理,却承载了中国工业发展的厚重历史。

这个火车头是国家能源集团乌海能源公司露天矿业公司捐赠给乌海煤炭博物馆陈列展示的,作为我国最早使用的蒸汽火车头之一,它是中国铁路交通的重要代表物,也是我市煤炭工业艰苦创业历史的有力见证者。

在蒸汽机车还在中国铁路史上唱主角的时候,喘着粗气,冒着白烟的蒸汽机车就是穿梭在矿区里的主要运输力量。刘梦溪听爷爷讲过“上游”这个名字的由来:“爷爷说,上游型蒸汽机车是大连机车厂与唐山机车厂于1959年联合设计的,1960年毛主席等老一辈领导人在视察工厂时,登上此车观看并向工作人员详细了解机车的性能和当时我国机车发展情况。在参观结束时,毛主席为此车命名‘上游’,取力争上游之意。鼓励大家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

义。”她说。露天矿业公司的确也一直在力争上游。该矿开发于1969年底,原名海勃湾矿务局露天煤矿,是全国13个较大的国营露天矿之一。后来,它经历了二次创业、更名等风雨历程,至今仍然是乌海能源公司的高效矿井之一,继续书写着它的奋斗故事。

如今,在海南区公乌素镇东南2.2公里处,还保留着这个车头曾经工作过的煤矿转运编组站。该铁运段始建于1970年,于1974年建成通车,1999年停用。站内编组段共8条轨道,横向跨度约30米,站内长度约400米。这段铁运站不仅承载了无数矿工的汗水与记忆,还因其历史价值上榜第六批国家工业遗产目录,成为工业历史的活化石。

这台0360“上游”蒸汽火车头,就这样静静地矗立在神华墨玉广场,仿佛一位沉默的见证者,向每一个驻足的人诉说着那段燃烧着激情与奋斗的岁月。它不仅是一台机车,更是一段历史的缩影,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与情感,激励着我们继续“力争上游”。

抹不去的记忆:山沟里的“六五四”

康保生离开乌海已经有28年了,但他依然会经常回忆起小时候在“六五四”生活的经历。那些记忆仿佛刻在了他的骨子里,无论时间如何流逝,都未曾褪色。

“六五四”是一个代号,也是一个地名。在海南区政府南三公里处,有一处东、南、西三面环山,只有北面是一个冲积面的小山沟。这个小山沟里曾分布着多个“六五四”小三线军工系统的核心工厂,例如内蒙古第一通用机械厂、内蒙古第二通用机械厂、提供动力的内蒙古跃进火力发电厂等等。这些工厂不仅是当时国防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康保生童年记忆的核心。

2023年国庆节期间,康保生带着妻儿回乡探亲。他记得,那天他从海勃湾城区打了一辆车去寻访故地。车子在城际快速通道上穿行,仿佛一眨眼就驶入了一片略显荒凉的地方。入眼处有一处纪念馆,司机告诉他,那就是内蒙古小三线军工文化纪念馆,是在一通厂旧址上建设的。再往前,还有一通厂的车间大院。

“我站在路边观望了很久,勉强可以分辨出小时候的模样。当年的街路现在都有点认不出来了。”康保生感慨道,“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条很宽的东西走向的路,尽头就是工厂的铁大门。大门常年关着,偶尔能看见从大门驶出来的大卡车。只是如今那大门好像没有印象里那么高大了,多了几片没见过的厂区和民房,跟我记忆里的家对不上。”

尽管如此,故地重游还是让他心潮澎湃。他记得,20世纪70年代,自己曾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那时候,这里医院、学校、邮局、银行、商店、粮站、肉铺、派出所应有尽有。孩子们拿着粮票去买钢丝面,夏天时候能端着搪瓷缸去买冰棍儿,两分钱就能买好几根。”他笑着说,“和平年代的人几乎没有过真正的武器,但我们的童年却是听着枪声长大的。那时候一厂二厂都要做实验,民兵也要训练,所以经常能在山谷里听到枪声。在我和父母回包头之前,这里的记忆是那么鲜活。”

“六五四”小三线建设,的确是我市轻工业史上的辉煌一页。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六五四”不仅为我国的国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还有力地推动了乌海地区的轻工业建设和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它为乌海地区培养了一批企业管理干部和技术工人队伍,奠定了机械工业的基础。但更可贵的是,它为后人留下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精神旗帜。

如今,“六五四”虽然已经褪去了昔日的繁华,但它所承载的历史和精神依然熠熠生辉。康保生站在那片熟悉的土地上,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充满活力的小山沟,听到了孩子们的欢笑声和工厂里机器的轰鸣声。那些抹不去的记忆,不仅是他个人的珍贵财富,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激励着后人继续前行。



黄白茨煤矿平峒



内蒙古小三线军工文化纪念馆